

到這個語氣詞在日常應用中，有變成超平的情形。按 [lo⁴] 是本調，合乎漢語語音的構成，即由邊音「l」作聲母的音節讀陽調，但廣州話則可因變調而唸超平 lo⁺，如「玲」有 [liŋ⁴] 和兩讀，[liŋ⁺] 是對名叫「阿玲」的人的暱稱，上述濫用「囉」這個語氣詞的現象，是每個句子後面都加上唸變調的「囉」音。

加上「囉lo⁺」使句子的意義產生了什麼變化呢？上述兩本講粵語語法的書談到「囉」時，都有「表示肯定語氣」這一項，這裏不一一列舉了。而高華年先生則指出「『囉』通常表示不高興的情緒」，這個說法十分有啟發性的，因為「囉」帶有不悅的情緒，濫用的結果，給聽者的感覺就是說話的人不耐煩，沒有興趣再談下去，引申下去就會感到說話的人沒有誠意，沒有禮貌，試想像下面對話的情景：

「你點解申請入中文系？」

「我對中文有興趣囉。」

「你平時看些什麼課外書呢？」

「我鍾意睇小說囉。」

「你對將來的事業有什麼計劃呢？」

「我準備做教師囉。」

就觀察所得，每個句子都加「囉lo⁺」的情形以面試或訪問最多，給予聽的人的印象特別壞。像上面的例子，在面試新生時並非罕見，如果你是主考，你有什麼感受呢？

濫用「囉」字，就算不是不「講禮貌」，至少也沒有尊重聽你講話的人。因此我們希望香港的青年學生講究談吐，小心用字遣辭，做一個有修養有禮貌的人，而第一步，就是把不需要的「囉」字省略掉。

- ① 《漢語淺談》，北京出版社，頁11-13，1963。
- ②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 ③ 《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

兩個香港常見的簡體字「邛」和「仵」

張雙慶

三十年代上海推行簡化字的時候，曾把簡體字稱為「手頭字」。「手頭字」這個名稱很有意思，最能顯示簡體字的特點。它表示這些字是寫字的人一時爲了手邊方便所暫用的，而不是規範的正式字體。事實上，以往許多簡化字大都是由個人所寫的手頭字發展而來。由於個人的應用，某些字漸漸在一個地方流行以致被廣泛採用，所以不少簡體字又帶有地方色彩。下面要談的，就是香港常見的兩個簡體字。

第一個要談的是作爲姓氏的「鄧」字。廣東省姓鄧的人多，所以這是一個常用字。在香港，一般人把「鄧」省作「邛」，和大陸所推行的正式簡化字「邓」不同。「鄧」字原是形聲字，省作「邛」還是形聲字，聲符由「登」改爲「丁」。但省作「邛」就失去聲符了。簡化字爲人詬病的缺點之一，便是濫用符號，「又」符的應用便是典型例子。在簡化字系統中「又」代替了「奚、董、藿、耶、堇、登」等一大串字符。對於「邛」，我們說它從「阜」，但「又」

旁能有什麼意義呢？相較之下，以「丁」作為「鄧」的聲符，在粵方言和普通話都有同聲母同韻尾的特點，在學習上或者是有好處的，以「又」代「登」，則沒有什麼優點了。

第二個要談的字是「儒」。香港有人把它寫成「仵」，那是另一個形聲字。這個字在國內還沒有正式簡化，幾年前公佈的第二批簡化字中，曾提議把它簡成「亻」。「仵」和「亻」這兩個簡化字，都是形聲字，但因為方言不同，各取不同的聲符。「儒」字廣州話音 jy⁴和「于」同音（「于」又音 ju¹，同「於」），倒是一個很好的聲符字。而

「儒」字普通話音 ru²，用「入」（音 ru⁴）作為聲符只是聲調不同，也可算接近。由此可見，方言不同，確是造成文字孳乳繁多的原因之一，也產生了用字的混亂現象。第二批簡化字停用後，「仵」字自然也取消了。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香港常用的「邗」、「仵」兩個簡化字，如果從造字的角度看，是不無可取的。問題是，文字作為一個媒介，要在使用漢字的地區廣泛流通，那便必須避免某些音符的地域限制。所以我們主張，在正式的場合還是寫「鄧」、「儒」這樣的規範字為佳。

動態

動態

動態

動態

■ 由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主辦之第七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於4月29日至30日在臺中靜宜女子文理學院舉行，會議共宣讀論文十四篇，包括丁邦新《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竺家寧《高本漢複聲母之商榷》、何大安《論〈客法大辭典〉之客語音系》、金周生《〈古今韻會舉要〉同音字志疑》、林炯陽《論〈韻鏡〉序列的「題下注」「歸納助紐字」及其相關問題》。

■ 中國漢語方言學會第五屆學術討論會將於本年8月5日至9日在湖南省大庸市舉行。

■ 由中國社會科學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主辦之國際漢字問題學術研討會，將於本年9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討論的主題將包括(1)漢字的性質及功能，(2)漢字在信息時代的地位和作用，(3)漢字與文化及(4)漢字的前景。

■ 由新加坡華文研究會主辦之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將於本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區域語言中心舉行，研討會之主題包括中國語文研究和中國語文教學研究。

歡迎提供會議、研討會等學術活動消息